



共和国名连丛书

CHONGHUA GUO MING LIAN CONGSHU

桂恒彬◎著

# 天路长虹

「劈山开路先锋连」纪实

“二呀么二郎山，  
高呀么高万丈——”  
荡气回肠的军歌，  
托起彩虹长长……



TIANLU CHANGHONG

白山出版社



共和国名连丛书

# 天路长虹

“劈山开路先锋连”纪实

桂恒彬◎著

白山出版社

1999-10·沈阳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天路长虹：“劈山开路先锋连”纪实/桂恒彬著. —沈阳：白山出版社，1999.10

ISBN 7-80566-725-×

I. 天… II. 桂… III. 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23843 号

白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 
(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 23 号)

邮政编码：110013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8 字数：144 千字 插页：4

1999 年 10 月第一版 1999 年 10 月 (沈阳) 第一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宋 杰 责任校对：杨红军

装帧设计：赵连志 冯荆育

印数 1—7 000

---

ISBN 7-80566-725-×/I·111

定价：10.00 元



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亲切接见“劈山开路先锋连”代表。



中央军委首长看望参加济南军区机械大比武的连队操作手,并提出严格要求。



济南军区  
司令员钱国梁  
看望连队干部  
战士。



济南军区  
政委徐才厚检  
查战士的学习  
笔记。



济南军区副  
参谋长何善福和  
新入伍的战士谈  
话。



济南军区首长和“劈山开路先锋连”新一代官兵合影。



济南市副市长沈建国，是连队名誉指导员，她像妈妈一样关怀连队战士的成长进步。



1965年12月29日  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  
授予十连“劈山开路先锋  
连”荣誉称号。



英雄韦江歌在然沃沟探险排石，虎口裂了用针缝，被康藏筑路大军誉为“铁人”。



英雄的连队在前进，“二郎山”精神永放光芒！



先锋连向新的目标冲击。

## 丛书缘起

在共和国群英荟萃的天幕上，共和国名连是璀璨晶莹、明亮耀眼的星群。

翻开他们的史册，你会看到南昌城头的红旗，井冈峻岭的星火，长征路上的铁流，抗日敌后的硝烟，横渡长江的帆影；翻开他们的史册，你会看到南京路上的霓虹灯，昆仑山巅的钢铁哨，西沙岛礁上的排天浪，北国界江旁的封地雪；翻开他们的史册，烟熏血染的战旗连着流光溢彩的锦旗，叱咤风云的战斗接着气吞山河的决战……他们是人民军队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，数十年南征北战，几万里纵横驰骋，与铁与钢为伍，与血与火结缘，参与共和国的创立和建设辉煌历史的缩影。

他们创造了历史，历史应该有大写的他们的名字。

“南京路上好八连”、“硬骨头六连”、“神枪手四连”、“航空兵英雄中队”、“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模范红九连”、“劈山开路先锋连”、“高原红色边防队”、“爱国爱岛天涯哨兵”、“喀喇昆仑钢铁哨兵”、“钱塘

江模范守桥中队”、“黑河好八连”……这些被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和国防部授予荣誉称号的连队，将永垂史册。重彩浓墨地用纪实文学的形式展示他们几十年的战斗风采，是共和国五十年庆典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于是，就有了“共和国名连丛书”的诞生。

河流九曲，更添其奋勇；风回三峡，益增其怒号。筚路蓝缕，山河铺锦；艰难苦斗，日月同辉。名连的历程，光彩夺目。他们的业绩光耀千秋，他们的精神感召后人。他们的历史和近况都在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和热切关注，愿他们的一切随着“名连丛书”走进万千读者的心田。

**编 者**

写于共和国五十华诞



# 目 录

开 篇 爷爷的连队 / 1

## 大路篇

冰山雪莲 / 7

追溯英雄的歌 / 19

鸣枪松林口 / 33

高原雄鹰 / 41

月亮弯弯照康定 / 52

天路长虹 / 58

拉萨的春风 / 67



## 山海篇

- 共和国命令 / 72
- 劈山山倒，开路路通 / 84
- 岁月无悔 / 101
- 逝水年华 / 109
- 在海一方 / 123
- 清清沂河水 / 135
- “哑炮”事件 / 145
- 浴血大泽山 / 155

## 世纪篇

- 最后的炮声 / 170
-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/ 181
- 老总的眼泪 / 190
- 野战工兵 / 205
- 都市行动 / 217
- 二郎山传人 / 225

## 末 篇 雪域路魂 / 242

我向往文成公主走过的路，那是个神圣的地方；  
我记着爷爷的故事，那是当年筑路大军的辉煌！

——题记

## 开篇 爷爷的连队

是的，她从康藏高原走来，一个受到国防部命名的连队；她还是与共和国同龄的连队；现在是济南军区工程维护大队机械连，依然辉煌的连队。

1999年阳光灿烂的日子，我在济南西郊机场附近的朱庄找到了这个连队。

朱庄，和中国许许多多村庄一样。半个世纪前，这里是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的炮兵阵地；许世友兵团从朱庄沿线首先占领西郊机场。如今一条新开辟的国道笔直宽广，两边是田野，麦苗青青，天空蓝蓝。战机穿云破雾，列车隆隆向前。世纪末的钟声已经敲响，新时代的高楼大厦耸入云天。这时，我的耳边突然飘来一阵歌声：“二呀么二郎山，高呀么高万丈……”

这支歌仍然那么动听，她响彻了半个世纪，教育了儿



代中国人，它真实地记录了康藏公路建设者们，走出战火硝烟，身背三八枪，肩扛钢钎、铁锤、十字镐，没有任何机械设备，在环境气候极为恶劣的“世界屋脊”上，用生命、热血和汗水，筑成世界第一条全长2255公里康藏公路，为西藏人民架起连接首都北京的金桥，也为中华民族留下一座不朽的丰碑！

这个优美的旋律在我心头萦绕已久，令我心驰神往。因为它是我爷爷的连队——“劈山开路先锋连”连歌！

爷爷临终前对我说，你在山东当兵，给我办一件事，找找我的连队。她现在怎么样了？那支《歌唱二郎山》还唱吗？艰苦奋斗传统还在吗？雪域之魂还能栓系她的心吗？爷爷好抽旱烟，我给他装了一袋烟。他抽了一口，青烟袅绕，历史的往事好像云雾一样浮现在他的脑际。

爷爷说他的连队誉满二郎山，那首歌曾经唱遍全国。“二呀么二郎山，高呀么高万丈”。爷爷来了精气劲儿，他能把这支歌一字不拉地唱出来：“解放军铁打的汉，要把那康藏公路修到拉萨……”爷爷的歌声使他的农家小屋充满阳光。

我爷爷本来是个农民，他参军后最大的职务是连队司务长。他是大别山上的牛娃子，扔掉牛鞭跟着红军跑出来的战士。华北战场上他的头部和大腿都受了重伤。他怀揣朱总司令发给他的残废证，回到了老家苏家埠。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，他把残废证藏到墙缝里又去找部队，这



次他没有当上正规军，在地方干便衣队。

1949年，我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、平津、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。党中央毛主席命令大军南下，解放全中国。途中，4月29日，十一军工兵营二连在安徽合肥组建，随后到达浙江金华执行修路任务，消灭国民党残匪，为百万雄师开辟通路。我爷爷跟着南下部队，他被调到二连当司务长，任连队党支部群众委员。连队奉命到达湖北沙阳为大军摆渡，全连官兵劈波斩浪，日夜运送部队过江，保证我军胜利进军大西南！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他们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“为了帮助兄弟民族，不怕困难，努力筑路”的号召，又奉命进藏，参加修筑康藏公路的伟大工程。

这就是我爷爷的连队。

爷爷说，那时候进藏没有路，历朝历代都没有修过路，只有一条羊肠小道。文成公主去拉萨和松赞干布结婚，她走了一年时间。在那美丽的康定城，流传着一首民歌：“翻腾的河水深又急，骏马啊，看你敢不敢走过去。山顶的草场宽又绿，花鹿啊，看你敢不敢登上去。松耳石的项链光又碧，情人啊，看你敢不敢将他系。”爷爷高兴地唱起来。

爷爷想念他的连队战友，他们都是贫苦的穷人；也忘不了他的首长们，他们也是农民出身。常说他的军长张国华，是爷爷的老领导，后来是西藏军区司令员。还有十八



军参谋长陈明义，直接指挥修路。他们经常到二郎山来视察，坐着缴获的美式吉普，有时骑马过来，还带着西南军区文工团来慰问。唱战士们最爱听的歌曲，跳战士们最爱看的舞蹈。美丽的高山雪原沐浴着祖国的阳光，战士的黑红脸膛像盛开的雪莲一样漂亮。

军长最喜欢他们的连队，军长一来战士们都会欢呼雀跃，把军长团团围住，那个官兵关系真是亲密无间。军长亲临一线指挥作战，他有句口头禅：“你们行不行，不行我把八连调上来，让韦江歌来干！”如果他对哪个部队完成任务不满意，他就这样说。爷爷的连队，这时改编为西南军区工兵十二团八连。二郎山上的工兵八连，无疑是康藏公路的王牌连，也是军长心目中最受呵护的基层连，韦江歌是响当当的英雄铁汉。

爷爷忘不了那一天，他们把公路修到拉萨，军长来欢送二郎山连队归属济南军区。军长走到战士们面前，一句话也没说，他眼含泪花，从队伍的前面开始，一个一个战士按肩膀，二百零二名官兵按了一遍，最后在我爷爷面前停住，从军大衣的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，是用包手枪的红绸子包着的，放在我爷爷手里。我爷爷激动得热泪盈眶，他从怀中掏出了他最喜爱的烟嘴回赠给了军长。

爷爷住在大别山的一个小山村，他在受伤的大腿上搓麻线，搓呀搓呀，他的眼前就出现了二郎山的冰雪。我小时候问他，二郎山上有二郎神吗？他不说有，也不说没有！



在我老家那里，人们对二郎神很崇拜，传说他使的是一杆三尖两刃枪，牵着一只天狗。每到正月，农村都要玩“二郎神灯”；说唱《封神榜》、《宝莲灯》。夏日的夜晚，打谷场上皓月当空，乡亲们围坐在一起摆“龙门阵”，听爷爷讲述二郎神劈山救母的故事……他还说他的连队在二郎山得了一只小雪狼，毛发似银，狗模样，战士们把它喂大了，送给了拉萨罗布林卡公园。我问，那不是一只天狗？

我爷爷身上有许多伤疤，只是额头上的一块疤痕很特殊，他说那是康藏线上的神树划的。爷爷说，修路时，遇山开路，过河架桥。那时没有钢筋混凝土，架桥的材料就是树木。有一次，排长李双喜带领战士在松林口伐树，爷爷带着炊事班送饭到工地。战友们砍树忘了吃饭，因为工地急等着木料。爷爷担着一挑米饭，他看到排长在指挥，哪棵树留，哪棵树砍。有的用锯，有的用斧头。排长怕树倒下来，战士看不见，他到处看，怕树砸着战士。这个地方林木密度不大，战士们都舍不得砍。战士对西藏一草一木都是有感情的。西藏的树很高大，五彩的霞光从树缝里射进来，绘成斑斓的光点，爷爷想起大别山的丛林，忘了喊大家吃饭，就在这一瞬间，一棵高大的松树倒下了，随后听到一声山崩地裂般的呼喊，一排长李双喜倒在神树下……

叫声是战士刘忠发出的，爷爷急忙跑过去，树枝划破



了他的头皮，李双喜被大树压在身上没有说话，只是向爷爷摆了摆手，就闭上了眼睛。刘忠也是二等功臣，他手拿一把开山斧，那把斧子锋利明亮，他正在砍一棵高大的树，那棵树长在一个斜坡上，没想到那棵树没有顺着预计的方向倒，却突然向着刘忠的身上压过去，就在这时，正在指挥的排长到了，他来不及多想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看他一个箭步冲上前去，拽着刘忠的脚往外拖，刘忠被救下来了，那棵大树却不偏不倚压他身上了。他摆了摆手，不让人救他，他知道已经不管用了。

爷爷说，李排长是战斗英雄，才二十多岁，还没结婚……他有四十八个战友留在了风雪高原，战友怕他们冷，就用牦牛皮包裹着松枝覆盖着，和雪山融合在一起。爷爷说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常常和他们对话。

爷爷的连队有许多好同志为国捐躯。他用颤抖的双手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小包裹，这是军长给他的礼物，是用包手枪的红绸布包着的，爷爷说把这个带给他们。我像新兵在授枪仪式上接过钢枪一样，庄重地接受了爷爷交给我的任务。我的眼前又出现了长虹似的康藏公路，那白雪皑皑的二郎山、雀儿山、唐古拉山、喜马拉雅山……